現代江湖畫錄之四　瀨尼／攝影

軟長田

一九七：爲老不拿

露意莎的確鍾意阿占，是夜極力承歡討好，阿占次日醒來，露意莎仍然酣睡未醒，落床之時，只覺脚步浮浮，於是調氣運功，練了一輪氣。露意莎醒來，問阿占練什麼。

阿占上前，吻了佢一下，曰：「我練生精培元術也。否則我點有本事一晚五次。」

露意莎容光煥發，跳落床倚在阿占懷中，曰：「占哥，以後我有你唔得矣！」

阿占笑曰：「然乎？不過我亦好鍾意你。」

露意莎曰：「不是十分鍾意乎？」

阿占愕然，笑曰：「好即是十分喇！快一些梳洗，你要返去開檔矣！」

露意莎曰：「請了伙記，何必自己一早摸去舖頭！」

阿占曰：「咁又係，但我亦有事要辦。」

二人食完早餐，會老三果然未返。阿占曰：「如果畀你阿爺見到，你有排慌。」

露意莎笑曰：「你定喇，阿爺不會鬧我的，佢自己夠風流喇，都不知佢玩幾多女人，佢爲老不尊，又點會教訓我氣。」露意莎曰：「咁又冤我又未試過帶男人返來。」

阿占笑曰：「以前在外邊開房乎？」

露意莎大嗔，曰：「占哥！也你咁衰，我邊有同男人開房！我不否認同老公離婚之後有過男人，但都係好耐之事，而且在外國，返來香港，你係我唯一的男人。」

阿占曰：「對不住，我講錯話。你男朋友一定係鬼佬。」

露意莎曰：「然，佢係我波士。」

阿占笑曰：「寫字樓春光乎？」

露意莎曰：「咪叫衰喇！」

阿占曰：「你波士好有型喇，老坑乎？」

露意莎曰：「你問來做乜嘢！已經係過去之事！」

風言蜂語

緣倫

例其餘

律政司謂暫不恢復死刑。還等於就稱民主而沒有民主。

你以爲啦！

保安司謂本港破案率高。犯案者可能在窃笑。

形式而已

深水埗再拆色情招牌。拆了招牌，黃色也不會變白色。

九一三：海市持續雪蝕巧演導

主編如李　文
畫　繪　者

十分鐘他才出來，看時，這一驚——不，這一喜非同小可！「呀！你們來了！」

良子同文子分坐在左右，柏上已是四副杯筷……。大家見禮，她們都大笑，指着雪蝕。「我特爲去打電話，不讓袁先生知道。這是有名大閘蟹，已經改了不吃蟹粉了，我們叫他蒸了十個。」袁少德大喜道：「你們來過這家嗎？」良子和文子都說沒來過，雖然吃過日本很多的海產蟹，這洋澄湖的的蘇州蟹却沒吃過。

袁少德講解了大閘蟹——淡水湖名產的歷史和地位，文子說：「新聞紙上有文章介紹，我讀過。」蟹上來了，碟中只放四隻，其餘放在白鐵鍋中保暖。

「那炒蟹粉下酒吧？有最上上的大花彫，有……。」

終於由這位女少東作決定，點了菜和點心，先吃酒。這時雪蝕心中一動，看看錶，還太早——六時過一點，她起身去洗手，好一會才回來。見中間有個四方玻璃枱，請女侍換座。她同袁少德對面，先用茶。菜久久沒來，因爲廚房對於點菜，一定要大司務，或二司務動手，而且客人都知道了這習慣。袁少德將買的禮食提包等放好，也起身去洗手。

在東京吃過了。」「

二五七：揑他的鼻子

「你——找誰呀？」梁志達吶吶地問。

「找你嘛，傻瓜！」那女人說着，輕推了梁志達一把，也不待他答應，就自己走進房間。梁志達也轉身入房後，她更把門關上。

「我知道你自己一個人寂寞，特地來陪你的！」她挑逗地瞟了梁志達一眼，還伸手揑了揑他的鼻子。

梁志達仍然楞楞地站在房中。他在暗忖着——是讓這隻闖進房來的「美後」她一把拉着梁志達在床沿坐下，然後把身體挨過去。他本能地把身子縮了縮。

「我身上有刺嗎？」她佯嗔地睨他一眼，翹起嘴巴。「……」梁志達望她一眼，沒吭聲。

「傻瓜，別假正經了！」她抓着梁志達的一隻手，把它放在自己的大腿上。

這時，梁志達從側面看着她，突然發覺她的面貌有點像汪翠娟。於是，他把她的頭轉過來，細細地端詳了一番。

選之美後

十三：惡勢力下反抗

絲連　懷楚

爲了這情的因擾，李良常常想起十九年前的往事，而這往事，又令他永世難忘！……

× × ×

瑞雪在北國已下了一個星期，到星期日的今天，仍在下着，而且越下越大。

他拳愛人的命去見她的父親「巡撫大人」；結果會見才二十分鐘，就被轟了出來。

這會見當然很不愉快，李良那斯文的談吐，並未討得「巡撫大人」的歡心。

對方一則認爲李良這小子是廣東人，外省的，且是自己最不喜歡的；二是敝重要的，這窮大學生的階級和自己相比，太懸殊了。實在太不配成爲自己的東床快婿了。爲父母者，怎能不審愼地爲女兒選擇終身伴侶？

可是，惡勢力並未使兩個熱戀中的情人屈服，相反，他們愛得更執着，只是秘密地來往，隨着時間的推移，彼此的感情越增長，越熱切，任何外力也不能强行把他們分開。

心裡感到委屈。她想——二十幾年來，因爲痴愛，我把你從一個街邊小販扶上高梯，讓你往上爬，做到酒家大老板，還不滿足嗎？

「你對我的愛和關心，支持時帮我植樹成蔭，使我致富！我對他沒有愛！」

「但是日子久了，山海遙隔，因爲他使你發財致富，便由感激而生愛，是嗎？」

「不是！」她嘴上這樣說，但在心底裡却承認其事。

「這些日子我越難過的是，戴下一頂恥辱的帽子，難道要跪下向大恩人感激涕零，叩頭稱謝嗎？」

「別聽謠言！」

「阿憐，你是董事長，一向做事不說謊！我有個在半島大酒店做部長的朋友，他親眼見到你和山川進入房間！」

「進入房間不等于——」

「別再抵賴了！還你的直言本色來！」

「我去見他，是感激他臨走時，帮我植樹成蔭，使我致富